

# 沈寂

# 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寂口述历史/沈寂口述;葛昆元撰稿.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0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148-3

I. ①沈… II. ①沈… ②葛… III. ①沈寂—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011号

---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

沈寂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沈 寂 口 述 葛昆元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48-3/K.197  
定 价 56.00 元

## 编撰说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 目 录

编撰说明…… 1

一、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1

二、土匪太保阿书绑架了我…… 6

三、虞洽卿开“后门”让我上小学…… 8

四、“八一三”炮声惊醒了我…… 13

五、我和王孝和成了同学…… 21

六、在新四军当兵四个月…… 27

七、危急中谭震林命我骑他的马撤退…… 33

八、潜回上海的山路上遇到了日本兵…… 36

九、在18路电车上,我将药品交给了接头人…… 39

十、我和王殊一起选修莎士比亚戏剧…… 41

十一、柯灵引导我步入文学殿堂…… 43

十二、订婚夜我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 49

十三、夏丐尊在日军监狱中绝食…… 52

- 十四、日军监狱里的暴行与善良 …… 54
- 十五、犹太人罕斯冒险掩护了我 …… 60
- 十六、李登辉校长让我坐在教室门口旁听 …… 67
- 十七、我当面批评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心理变态 …… 70
- 十八、我出钱办了最后一期《万象》 …… 74
- 十九、“抗战胜利了！” …… 76
- 二十、我一怒之下“炒”了《辛报》 …… 81
- 二十一、施济美七年写假信“欺骗”准公婆 …… 85
- 二十二、差点和刘以鬯先生打官司 …… 88
- 二十三、我写寓言小说讽刺蒋介石 …… 91
- 二十四、婉拒蒋经国的办报邀请 …… 95
- 二十五、舒适将我的剧本推荐给“长城” …… 100
- 二十六、我当上了永华公司的编剧 …… 107
- 二十七、岳枫导演了我的《狂风之夜》 …… 111
- 二十八、马徐维邦的“吃耳光精神” …… 113
- 二十九、客居香港的大亨和“冬皇” …… 115
- 三十、与刘琼等合拍《神·鬼·人》 …… 123
- 三十一、冒险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 …… 125
- 三十二、孙景璐为我付钱治牙病 …… 128
- 三十三、徐訏想家时就看女儿的照片 …… 131
- 三十四、亲眼目睹黄绍竑被刺 …… 133
- 三十五、《狂流》激起市民的赈灾热情 …… 135

- 三十六、胡蝶的大度与冤屈 …… 137
- 三十七、孙瑜支持残疾青年朱石麟导演《自杀合同》…… 141
- 三十八、屡屡遭禁的《何日君再来》…… 143
- 三十九、我与“永华”老板的恩怨 …… 147
- 四十、香港总督将我驱逐出境 …… 155
- 四十一、我接连为香港写了两个剧本 …… 161
- 四十二、舒绣文突然登门来看我 …… 164
- 四十三、我被打入另册 …… 167
- 四十四、沈浮：有趣的人，有趣的事 …… 171
- 四十五、我参与创作的《双喜临门》风靡上海滩 …… 176
- 四十六、瞿白音全力支持“五花社”创作组 …… 183
- 四十七、我顶替上官云珠当了右派 …… 185
- 四十八、吴永刚被打成右派有五条“罪状” …… 190
- 四十九、白沉夫妇养了一条“白眼狼” …… 192
- 五十、石挥含冤跳海自杀 …… 195
- 五十一、我与马国亮一起劳动改造 …… 198
- 五十二、我建议拍摄《三毛学生意》…… 203
- 五十三、我推荐曹雷在《金沙江畔》中演珠玛 …… 205
- 五十四、在崇明搞“四清”的日子 …… 209
- 五十五、“文革”的恶浪淹没了上影厂 …… 215
- 五十六、我差一点跳黄浦江自杀 …… 225
- 五十七、我用生命保证王殊没有写过“悔过书” …… 232

五十八、那些惨遭迫害的大导演和大演员 ……	234
五十九、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总理 ……	241
六十、“五七”干校的海风很冷,很冷 ……	244
六十一、工宣队将我清除出文艺队伍 ……	249
六十二、我在光明化工厂当上了“红旗班长” ……	252
六十三、拍摄《珊瑚岛上的死光》一波三折 ……	255
六十四、编辑《上影画报》遇到的几件怪事 ……	259
六十五、我重操旧业,写出了一批人物传记 ……	263
六十六、获得“杰出电影艺术家”的称号 ……	273
附录 沈寂年表 ……	277
后记 ……	291



## 一、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县人。我看到族谱上记载，我们上代有人做过光禄大夫，还有一个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学家。汪姓在安徽是大姓，我父亲家是这个大家族里头的一脉。太平天国时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江奉化，其实就是逃难。离开徽州时，每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砖。到了奉化，他们就用金砖，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我父亲汪宝棠生于1882年，一家兄弟四个人，务农为生。我父亲六岁时就下地劳动了，放牛、割草，相当辛苦，生活很艰难。到十二岁时，他看到邻村青年到外地谋生，便也想到了宁波去找活干，摆脱农村的艰苦生活。

父亲来到宁波找到一个打铁铺，跟师傅学打铁。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师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开始，我父亲当学徒，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这三年里，他每天从早到夜地打铁，也没什么吃，零用钱也很少，空闲时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货店里，看到家乡奉化的土菜，想买来吃时，碰到店里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怜，就让他去他家里，烧点家乡菜给他吃。自此我父亲隔两三天就去他家。这个伙计，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的是女儿叫梅香。我父亲一直去他家吃饭，不好意思，就想着为人家做点什么。有时，这个姓王的伙计，把南货店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我父亲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处时间久了，我父亲看到他家大女儿蛮好，那女孩也喜欢他，就订婚了。父亲三年满师后，师傅让他再做三年。父亲觉得老做这个铁匠没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除了打铁，还能做什么。这时，岳父对他说：“你和我女儿订婚了，应该有出

息。我有个同乡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谋生吧。上海是黄金铺地，去上海的人都能发财。”

父亲觉得这是条出路，说走就走。他一个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后，岳父的朋友对他说，你没其他本事，就去做码头小工。经介绍到十六铺码头做了脚夫，即码头小工。做脚夫就是船到码头后，把船上的货卸上岸，当时都是一人掬或两人扛，把货送上岸。掬货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颠一颠很难走。一开始父亲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黄浦江不要紧，爬上来就是了，货跌到江里就要赔偿。货比人重要。黄浦江货运繁忙，脚夫每天都有活干。脚夫的活重，饭量大，父亲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一碗黄豆汤，汤里难得放几根肉丝，就算不错的了。脚夫一天劳动下来，发一根竹签，一根竹签可以吃两顿饭。住的是“滚地龙”，就在十六铺码头旁。如果船没到，就一天没事做。脚夫有帮口，都要抢生意。父亲的工头待人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不怕苦，卖力干，勉强能糊口。父亲说，脚夫和种地两码事，种田用腰功，打铁用臂力，脚夫用肩功。

大船卸货后，有的还要用小船把货物运到浦东去。十六铺到浦东来回一个时辰，每条船上两个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亲就顶上去摇船。他们大多数运的是棉花。

后来，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苏州河垃圾桥当工头，那边货物多，比较忙，缺人手。他让父亲到苏州河去装货物，一天要装很多，挣的钱也多，父亲就在那里干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后送到英国怡和纱厂、日本三井洋行和中国纱厂去，每包棉花有两百斤，很重。这样他干了五年苦工，老板看他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就提拔他做了工头。另外一个工头，姓王，是奉化王溆浦人，大同乡。他对我父亲说：“我们两个人都做工头，合起来就是大工头。”父亲觉得有道理，就两人合起来做大工头，做了几年。虽然，他剥削人家，但他对大家蛮好，大家也就对他好。但时间一长，他觉得做工头虽省力，却责任重又赚不了大钱，不如做商人。他认为，自己人头熟门路多，可以做棉花商人，便开了一月裕丰棉花号，到浦东高桥、崇明等地设立收购

站(旧称放“庄口”),收购棉农的棉花,打包卖给纱厂。这些纱厂他都认识的。他这时在上海无家,晚上无处睡觉,就睡在上海最大的宁波会馆四明公所。不久,结识了叶澄衷、虞洽卿等人。后来生意做得比较大了,就加入了宁波同乡会,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兴旺。当时上海做棉花的商人不少,论实力父亲排到第三位。

父亲还在做工头时,回老家跟梅香结了婚。结婚后,他要贴补岳父家钱,直到两个老人去世。梅香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叫王鯤。梅香对我父亲说,这个小弟弟要培养,要让他读书。父亲答应了。妻子梅香生了一个女孩,也取名叫梅香。几年后,妻子梅香过世了,父亲托人带养女儿。谁知,不久女儿也病了,父亲赶回去,女儿死在父亲的怀抱里。他很难过,含泪对小舅子王鯤说,一定让你读书。王鯤读书蛮好,长大后到邮政局做事,认得一个叫王任叔的文化人,是同乡。每个月王鯤和王任叔到上海来办事时都到我家吃饭。那时,王任叔用笔名“巴人”写过一些文章,很有学问,父亲也知道,他要小舅子向王任叔学习。

几年下来,父亲生意越来越好。他已娶我母亲任氏,生有三女两男。他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不放过。虽然此刻他已经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了,家中已雇用了车夫、厨师,另有三个佣人。但他仍注意开拓新业务,当他看到棉花打包用的麻布袋,运送棉花后有点破时,就关照工人不要扔了,拿回来修补一下还能有用。对那些实在破旧的布袋,他让人拆洗干净。大片的卖给工厂揩机器、擦汽车等。再小的布就卖给居民做抹布。为此,他索性在新闻路口(后门弄堂鸿福里)开了一家汪宝记花袋号,专做这个小生意。这新闻路的房子是44、46号,双开间。店招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写的,花了8两黄金。楼上是住家,全家刚搬进去不久我就出生了。这时正是1924年阴历八月初四(9月2日),刚好是江浙战争爆发,双方开炮,打了三日三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胎气不足,所以我一生下来就哭。外面开炮,里面哭,炮开了三日三夜,我哭了三日三夜。炮声一停,我就不哭了。我生下来时,父亲已四十三岁,老来得子,所以特别喜欢我。

我听我父亲说，1926年，有一次王任叔到我家来，说蒋介石在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当校长，让他去当机要秘书，父亲听了很高兴。此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因为小舅子与王任叔是好朋友，将来一定也会有出息。再说蒋介石和我们是同乡人，又是孙中山领导的。父亲对孙中山很佩服。这个时候的王鲲舅舅，已经当上了宁波市总工会委员长。他和王任叔一起做过宣传工作，组织民众打倒军阀。到1927年春天，王任叔知道蒋介石要叛变，便托人带信，要王鲲当心。可是王鲲不信。直到1927年4月11日，杨虎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人到宁波把我小舅王鲲抓起来，先要他投降，王鲲誓死不降，几天后被蒋介石下令杀掉了，还暴尸街头，不准家属收尸。但是，王鲲的嫂子不怕威胁，和小妹前去收尸，将砍下的头，用针线缝上去。老百姓说他是共产党，围观的人很多，轰动宁波。父亲知道后，非常气愤，痛骂蒋介石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人。这个时候我才三岁。我的二姐，比我大十二岁，是她告诉我的。

我父亲为什么骂蒋介石忘恩负义呢？原来蒋介石那年去广东前，黄金荣给了他一些钱，但钱不够，蒋介石找虞洽卿商借，虞让他问汪宝记拿。我听二姐说，那天蒋介石拿了一篮水果来借钱。父亲当场就借给了他一笔钱，那个时候用银票，多少记不清了。可是如今我父亲最喜欢的亲人小舅子，被蒋介石杀掉了。因此他一直对我说：“蒋介石不是人，他忘恩负义。”同时，他还对我说：“你们不能参加共产党，要杀头的。”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第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但是夜里冷，没有军毯盖，便通过宁波同乡会求援。虞洽卿要南京路王兴昌西装店赶制军毯。王兴昌虽是上海最大的西装店，但一下子没这么多钱买呢绒。父亲知道了，就捐出4万银元，交给王老板去买呢绒，做军毯。这次捐献是由宁波同乡会发起的，这个同乡会在辛亥革命后做了许多贡献。像会长虞洽卿这些人，在上海及外地都有很大的公司。日军进攻闸北，打得挺厉害。我两个亲戚都死了，因此凡是爱国的事情，父亲都会做的。

另外,父亲还断绝了与日本商人的生意来往,以表示自己的抗日爱国之心。我记得,在这之前,日本三井洋行有两个大班,一个叫呼米西,一个叫米沙拉,到我家来过。1931年以后,我父亲毅然和日本纱厂断绝一切来往。

我父亲没文化,不识字,但他喜欢上海,因为到了上海才有了出路,可以发财,可以安家立业。我记得,我四五岁时,我的姐姐原来在涵德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父亲觉得女孩不宜出去读书,就请了一个老师来家里教书,每天在亭子间上课。老师教《陋室铭》、《朱子家训》等古文,父亲要我一起听。几天后,我能背得出这些文章。父亲听了说,可以了,蛮好的,就让我去学校读书。我家是街面房子,对面是鸿祥里,有个小学,只有两间教室,是弄堂小学。我记得我去上课时,学校里还挂着孔子像。学校里有个体育老师,叫华名声,知道我父亲,就对我特别好,后来父亲还请他做过家庭老师。滑稽电影明星韩兰根有一次来学校参加恳亲会,我看到他,蛮好玩的。后来才知道,韩兰根从小不好好读书,但喜欢到处唱滑稽戏,后来出名了。

## 二、土匪太保阿书绑架了我

半年以后，我父亲接到一封恐吓信，是太湖土匪太保阿书点名要绑架我。事先他们都打听好的。接到这封信，我父亲很紧张，因为他最喜欢我，就和我大娘舅商量。我大娘舅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头头（探长），职务蛮高的，他自己有包车。他还和人合开了一家戏馆，叫更新舞台，是老板之一。另外，他还开了家旅馆，叫云洲旅馆，三层楼房。大娘舅就把我藏在云洲旅馆三楼房间里。为了安全，三楼的其他房间都不借给客人住，只让负责保护我的“小包打听”们住。我从小喜欢看戏，但大娘舅不让我外出看戏，所以我只能照连环画样子画画。我先画在纸头上，而后画在墙上和床单上。一天三顿都是由茶房新发送来的。后来我吵着要看戏，大娘舅就请来一群小女孩，都只有七八岁样子，穿戏装，演“髦儿戏”。为啥叫“髦儿戏”呢？最早有叫盖髦儿的人搞的，所以叫“髦儿戏”。唱这种戏的人，有规定的，平时这些女孩子都梳童花头，会唱点戏，但是不入调。因为是盖髦儿办的，只唱文戏，不唱武戏。我当然不喜欢看。台搭在旅馆天井里，我坐在第一排，左边是我姨母，姨母在旅馆里照顾我生活。右边是娘舅，四面是包打听，我看了不过瘾，就和新发说：“我要出去看戏。”

我姨母每隔一段时间，要回去向我父母汇报我的情况，比如身体好不好，饭吃得不多不多。这天正好姨母回去，新发就和我说他带我出去看戏。我就很开心。他带我从小旅馆后门溜出去，坐上一辆黄包车后，向前跑去，到啥地方，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还太小，只有六岁。他们大概用了迷魂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等我醒来，我已经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本来我也害怕的，但有新发在身边，我就不怕了。其实就是新发和土匪串通一气

绑架了我。白天我就玩啊，可到了晚上就想家了。新发就安慰我。我看到这群人中有个女的，长得蛮好看的，专门照顾我生活。有一次我摔了一跤，新发就背着我去玩，到底玩了几天我也糊里糊涂。

几天后，又是黄包车，送我家门口。后来是我娘舅告诉我，我被绑票后，我父亲没办法，只得拿出一笔钱给绑架者。具体多少钱娘舅没说。但是我父亲用这笔钱是情愿的。

后来，我父母带我去普陀山还愿。到了那里，我觉得这地方有点熟悉，好像不久前来过。我就和我父亲说：“这个地方我来过的。”我父亲一听，觉得不对，我们可能跑到土匪窝了。他怀疑，这个普陀山的和尚可能和土匪有关。我父亲灵机一动，要我认方丈做师父，我做小和尚，可以保平安，不会再出事。方丈为我剃了头，头上留了一撮桃子形状的头发，穿了和尚服，还拍了一张照。此后，这个方丈，每年都会来我家化缘。我父亲都会给他一笔钱。这个方丈每次到上海来就跑两家人家，除了来我家之外，另外去的就是杜月笙家。

### 三、虞洽卿开“后门”让我上小学

学校这时候已经开学了。我没地方读书，父亲就找虞洽卿帮忙，说我小儿子要读书了，没学校可以去，你是否有办法？虞洽卿说：“芝罘路，有所第十小学，是宁波同乡会办的。你明天带你儿子去。”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到这所学校去。原来这是所弄堂小学，校长在门口等我们，他不认识我父亲，但蛮客气的。我们来到校长室，虞洽卿已经坐在里面。我父亲和他说：“我儿子来了。”校长就站在旁边。虞洽卿是校董。他拿支毛笔给我，问我会写名字吗？我说会写。我就写了自己的名字。虞洽卿说写得挺好。便对校长说：“这孩子可上二年级。”我一年级都没读过，就读二年级了。进了学校以后，才知道是很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前面坐的是一年级学生，后面坐的是二年级学生。二年级课程已经蛮深了，算术我就不行，算术题做起来做去做出，半年读下来留级了。全校同学排队时，老师让我和新入学的一年级同学排在一起。回家我就哭了，向父亲说了这件事。姐姐告诉父亲说我是留级了。后来父亲送我到三姐念的涵德小学读书，直接读三年级。当时，我三姐已经读六年级了，再读一年就毕业了。我进去就读三年级，啥都不懂。父亲就要三姐多读一年小学，帮助我做功课。所以我和我三姐关系最好。三姐平时不声不响的。我读古文《秋水轩尺牍》，不懂就读不进去。老师要我写作文，我不会做，只好交白卷。算术、珠算，我也算不清楚。当时，我最喜欢的是田克成老师，他教美术、唱歌和体育。学校没有操场，我们就在马路上上体育课。下雨天，不能上体育课，他就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英烈传》等。他家在郊区，平时就在学校里住宿。有一天上课时他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像一枚桑叶，让我画蚕宝宝在



东北角吃桑叶，暗指日本侵略东三省。我画好后，他又说眼睛要画成红色的，暗喻日本国旗。他还要我唱《大路歌》，并且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唱。我在小学时，画画画得好，唱歌唱得好，听讲故事也听得好。我最喜欢田老师。他对我太好了。

读到四年级时，靠着三姐帮助，我的功课才一步步跟上去。读到五六年级时，实在不行了。小学毕业了，我功课不好。但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我，非但不责罚我，而且还经常带我看戏、看电影。我母亲和姨母也带我去大世界玩。我两位姐姐带我去看中国电影。我当时能记得中国早期电影的故事和男女明星名字。我六岁就跟着父亲到大光明电影院看外国电影。这个时候大光明没有小孩票，我父亲就带我去看，我喜欢看卓别林的喜剧片、范朋克的武侠片和《人猿泰山》等影片，还有音乐舞蹈片等。父亲做生意辛苦，看喜剧开心，他看到卓别林在影片里戏弄一些人，就特别开心。我舅父几乎每星期都带我们全家去看京戏，轮着看。我特别爱看连台本戏，因为有情节，有机布景还有唱有打，十分热闹。如忠奸分明的《封神榜》、《狸猫换太子》、《彭公案》等，几乎让我入了迷！

父亲常对我说，他是做脚夫出身，是穷出身。我当时还太小，不太懂事。有一天乡下来了个亲戚，带了一个小孩，父亲要我和这个小孩比写字。那个小孩没带笔，我就把用过的笔给他，结果他写不好。父亲看了发火，教训我，说不能看不起穷人，我也是穷出身。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发火。当时家里雇了一名车夫，叫阿二，人很老实。他每天早上先送我上学，再回来送我父亲上班，吃中饭时，先接我回来，再去接我父亲。有一天中午，他先接我回来，然后去接我父亲时，下大雨了。我父亲打电话嘱咐，不用去接了。我吃完午饭后准备上学了，阿二还没吃过饭。可他却把黄包车大篷拉上来，抱我坐到车里后，怕我淋湿，还把他自己穿的雨衣盖在我身上。一路上，我从车篷边看出去，只见他浑身上下全湿透，在马路上奔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可以晚点去上课的，待雨停了再去，他就不会淋雨了。我觉得阿二人真好。从此我对阿二就特别同情，以致同